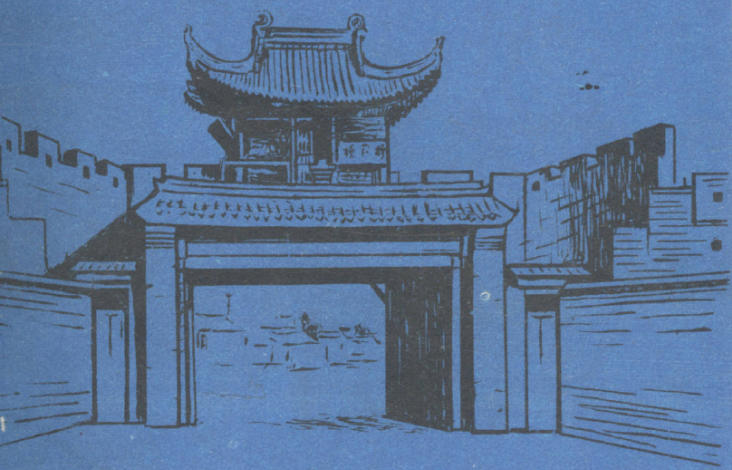


南关文史(第二辑)



南关文史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长春市南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目 录

- 一、难忘的抗联战斗生活……………黄生发（ 1 ）
- 二、抗联侦察排长张鸿林同志……………张泽守（ 40 ）
- 三、抗联斗争经历的回忆……………刘福泰（ 44 ）
- 四、我在西安事变时的一段经历……………陈烈新（ 54 ）
- 五、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的“外二科” ……富 平（ 59 ）
- 六、我做“地工”的一段经历……………富 平（ 63 ）
- 七、周文同志小传……………张泽守（ 69 ）
- 八、记长春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刘居英二、三事
……………徐升才（ 75 ）
- 九、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御前侍卫霍庆云……霍文学（ 80 ）

难忘的抗联战斗生活

黄生发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在这个难忘的日子到来之际，不禁激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怎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国领土，杀戮我同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怎能忘记我优秀中华儿女为抗击侵略者进行着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斗争；我是杨靖宇同志生前的警卫员，又怎么能忘记，在那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跟随靖宇同志爬冰卧雪，餐风饮露，在茫茫林海雪原中同敌人进行的殊死斗争；怎能忘记靖宇同志在最后时刻，只身面对无数顽敌的包围和进攻，坚强不屈，英勇还击，直至壮烈牺牲的情景。

下面，就我亲身经历的抗联艰苦战斗的几个片断，作一概要介绍。

一、参加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罪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以各种形式，纷纷进行反抗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及时发出了“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伟大号召，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迅速掀起了抗日斗争的热潮。

一九二〇年，我出生在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乡甸边子村房木沟一个贫寒的满族农民家庭里。家中地无一垄，房

无一间，有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五个哥哥，我是老疙瘩，共十口人。靠父兄给富豪财主种地扛活，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我五岁时，母亲因生活窘困，操劳成疾，无钱医治，过早地离世了。在我十岁时，父亲也因生活担子沉重，一病不起，无钱医治也与世长辞了。二哥因饥饿死于街头，三哥半身不遂，难以过活，我和五哥年纪还都小，为了活下去，我们哥兄弟不得不自谋生路，到处讨饭渡日。在我十二岁时，给地主老财放猪、放牛，当半拉子，起早贪黑干大人的活，吃不饱，衣着破烂不堪，冬天光着脚丫，还常常遭到东家的打骂，受尽了苦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渐渐使我懂得了财主对雇工残酷剥削，剥夺了广大农民求生的权力。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更使我产生了反对侵略压迫，抗日救国的思想。后来听说在新宾平顶山、外草盆沟一带有抗日游击队，是杨靖宇同志领导的抗日红军队伍，所以，在我十五岁时，即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奔赴外草盆沟参加了抗联一军一师四团领导的游击队，大队长赵文喜，他看我机灵、勇敢，就把我留在他的身边当警卫员。从此我走向了革命道路。当时这个大队有一百五十多人，活动在新宾草盆沟、错草沟、杨木林子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儿童团、青年会等。在当地各项活动都很活跃。

同年秋天，杨靖宇将军和抗联第一军一师四团来到新宾检查地方武装工作。团长隋相生当时40多岁，团政委姓季（高个子较瘦、学生出身），当时20多岁。他俩都是汉族，四团在这里召开了几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方游击队和群众，会议内容主要是发动群众斗地主、斗恶霸，组织抗日武装，会后由赵大队长把我调到四团给隋相生团长当警卫员，

从此我离开了地方部队，随四团活动在新宾、清源、桓仁、柳河等地。在新宾主要活动在上下夹河、倒木沟、碗铺一带。我记得在碗铺北山上有我们休养的密营地，三师有一个连在那里做保卫工作。

那时的形势相当复杂，土匪到处都有也相当厉害。土匪可分两类：一类是政治土匪，他们在夏天青纱帐起来的时候，下山抢东西、绑票，冬天把枪锤起来，进城活动。另一类是经济土匪，他们见钱就抢，见物就抢，无所不做。抗联党组织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反满抗日共同打日本鬼子”等。经过宣传教育，抗联收编了不少落子土匪。有的群众开始不明政策，对我们改编土匪的做法不理解，说什么“胡子那么坏，你们还与他们联合”，其实我们对土匪是采取教育、改造、斗争的方针，用以扩大抗日的力量。除此我们对群众反映强烈，见啥抢啥无恶不做的“占山”、“黑虎”、“三乐”等土匪果断地缴了他们的枪。群众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认为抗联是人民的军队，给他们出了气，因此他们满意地说：“游击队真给我们办事”。

这一年，是新宾县地方武装和群众抗日斗争最活跃的时期。部队、游击队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群众在各方面支援抗联部队，给部队买东西、送粮食、传递情报。部队的战士热情帮助群众干活割线麻、背粮。群众为了表达对部队的情谊，还杀猪宰羊、设宴款待部队。

我们团在里草盆沟住了十多天便经过错草沟岭向老秃顶子方向走去，途中曾打下一个小屯子，缴了几个伪警察的枪，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又到了桓仁县的仙人洞。

日伪反动派对我们抗日武装恨之人骨，对我们抗联游击区进行了秋季大讨伐，他们采取并屯、封山、断绝我军粮食来源等手段，割断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妄图把我们困死在这里。但大家并没有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都积极主动地到群众中做宣传。当地老百姓很同情我们，主动来告诉我们：在致占区一个大庙里藏有粮食。于是，我们组织队伍在一天夜里摸进了大庙里，从这所庙大佛的肚子里搜出了七、八石的粮食和好几麻袋的大烟土，还有一些敌伪文件和委任状等，从而解决了我们乏粮困难的问题。之后，我们部队转移到老秃顶子一带，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又转移到柳河活动。这时敌人来了好几个团的兵力对我军进行了“大讨伐”。我当时患了伤寒病，病情很重，开始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来部队转移到新宾县倒木沟、碗铺一带，我因病情较重不能随部队同行，只好到我姐姐家养病。在我姐姐、姐夫的精心照料下半个月就基本痊愈了，归队后将我调到教导团政治部给全广学主任当警卫员。活动在新宾的倒木沟、碗铺一带。

一九三六年教导团与三师合编，我被调到三师政治部给柳万熙当警卫员。随三师西征后，返回清源沙河子一带与杨靖宇将军会师，总结战斗经验教训。三师参谋长杨俊恒被调到军部当参谋长，同时调我给他当警卫员。一九三七年秋，又调我给杨靖宇当警卫员。跟随杨靖宇将军活动在宽甸、桓仁、通化、蒙江一带。

二、三师西征

一九三六年秋，抗联一军军部回到桓仁、宽甸游击区。获悉，日寇要在三六年冬到三七年春，对我抗联进行“大讨伐”。并以日本关东军为基础，从热河调伪军精锐部队和铁

道守备队以及地方伪军等约一万余人，集中于安沈、沈海铁路沿线等地。实行残酷的“集家归屯”、“三光政策”，阴谋隔断我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妄图彻底消灭我抗日联军。

军部得知敌情后，经研究决定，继续执行原定军事计划，组织三师再次远征西进。于十一月中旬一军军部在桓仁外三堡召集三师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等人。会议由杨靖宇将军主持，并总结了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趁冬季辽河封冻之机，由三师组织骑兵团，快速通过南满铁路和辽河，挺进热河一带与我关内八路军部队取得联系。并要求三师要在半个月內编好骑兵团。会后，三师立即着手准备，整顿队伍，组织骑兵。把缴获邵本良的一部分马和征收当地大地主的一部分马，编成了骑兵团，因马匹来源不足，骑兵未能达到计划要求，所以，还编成一部分步兵队伍，全师共组成了四百多人的队伍。经过整顿和训练等各项准备工作之后，于十一月下旬，由三师师长王仁斋、参谋长杨俊恒率领队伍从桓仁外三堡出发。为了尽快的与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全师指战员不怕困难，日夜兼程，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是步兵同志，跟不上骑兵团就得小跑，稍有疏乎，就有掉队的可能。由于部队急行军，战士们过度的疲劳，有时部队稍停一会，有的战士就坐着打瞌睡，甚至有的同志在马背上睡着了。沿途吃饭、喝水就更困难了，渴急了喝点臭泡子里的水，饿了啃几口冻苞米饼子。在行军中遇上伪自卫队、棒子队、伪警察队阻截我们，我们勇敢地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进行一系列的战斗，我们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经过清源，越过铁岭、跨过南满铁路，到达了辽河东岸。不料，当

年气候反常，冬季很暖和，还下雨，辽河不仅没有封冻，反而波涛汹涌。部队被阻于辽河东岸，加之一个月的急行军，人、马得不到休整，部队不断减员，部队继续前进困难极大。同时，由于我骑兵行进迅速，敌人觉察到我们西征意图。三师参谋长杨俊恒与杨靖宇同志同姓，像貌又相似，敌人误以为是杨靖宇将军率师西征，敌人很快调集了大批兵力，前阻后追，我西征部队停留于辽河岸边，渡船早被敌人扣住。在这敌众我寡的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只好绕道返回。三师西征未能实现，而且损失也很大，开始西征时的400多人的队伍，因急行军，又得不到休整及战斗中牺牲等，回来只剩下100多人。

三师西征和一师西征一样，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等原因，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它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行动。因为当时关内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了陕北，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已挺进到热河抗战第一线。东北抗日联军的西征与关内的抗战遥相呼应，为促进全国抗战起到了应有作用。

三师西征返回后，在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率领下回到清源县沙河子一带，继续与日伪军进行顽强的战斗，途中，在庙岭沟伏击了去开源开会的一辆汽车，上面载有日本将校级军官四十余名，被我们全歼，取得了战斗胜利。

一九三七年春，我军继续在清源、西丰、兴京一带活动。

三、岔沟突围

一九三八年以后，日寇从关内抽调大批兵力到东北，对抗联进行大讨伐，杨靖宇将军组织部队全歼了伪军索旅后，渡过浑江到达临江县岔沟山区，准备越过四方顶子向河里地区

转移。在岔沟遭到敌人包围，双方展开了包围与反包围的战斗，这就是抗联第一路军作战史上发生的著名的岔沟突围战。

由于程斌背叛革命、投降日寇，为使抗联免受更大的损失，杨靖宇将军领导一路军在辑安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重新整编了队伍，分析了形势，制定出了新的战斗部署，同年秋，杨靖宇将军带领队伍向八道江（临江）、岔沟一带转移，日军发现我们部队的动向后，调集了大批兵力，层层将我们包围，妄图一举歼灭我军。杨靖宇将军针对当前危急形势，领导我们冲出重围。部队昼夜赶路，抵达浑江边，正值午夜，月淡星稀、寒气逼人，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马上过江，但没有船只，大家正在望着寒彻透骨的江水无可奈何之时，杨靖宇将军把匣枪高高举过头顶，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江水中向对面渡去。大家见着杨司令带头涉水，也就扎紧裤腿紧跟其后渡江，江心水深浪急，个子矮小的女同志就由两个男同志架着往前蹿。杨司令说我个子高，我一个人可以架一个，便单独架一个朝鲜族的女同志过江。在过江时，他一面关照大家要互相照看，要保护好武器弹药。过了江，杨司令看看大家诙谐地说：“怎么样！我们该给这条江记上一功，我们这些天长途行军的疲劳，都被这个冷水澡洗得一千二净了”。大家都深深地被杨司令带头蹿江水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都兴致勃勃地拧干了衣服，整顿队伍又继续前进了。走了不多远，就到了岔沟，这是个沟连沟、山连山的大山沟，偏僻荒凉，人烟稀少，虽有几户人家，但都紧锁门户，到地里去忙秋收了。杨司令让部队在路边休息，领我们几个人到地里找老乡去了。在一块高粱地里，找到了一个正在割高粱的老大爷，他穿一件带很多补丁的破旧衣服，杨司令

把大衣披在老大爷身上，动手帮助老大爷割高粱。老大爷楞了楞，擦了擦眼睛问：“老总，你们是……”杨司令笑了笑说：“我们是红军”。老大爷一听是红军，一把抓住杨司令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唉呀！你们又回来了呀！”正说在兴头上突然天空飞来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着。为了隐蔽目标，我们没有开枪射击，可飞机越飞越低，低得就连飞机上的红膏药旗都看得很清楚。机枪连迫不得已地打了一枪，子弹从飞机翅膀边擦了过去，飞机吓得升高了，随着撒下一把传单，我跑过去捡了一张给杨司令，杨司令看后对大家说，你们听着，这上面胡说什么：“匪首杨靖宇，我们已摆下铜墙铁壁阵，死活两条路任你挑选，若能归顺封你为东边道都督……”。念到这里，司令笑了起来，讽刺地说：“啊！好大的官哟，东边道都督，不过若是东边道归了我们，日本人就得滚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杨司令继续攀谈着，我们帮助大爷干了一阵活，就回到大队伍处，只见大家围坐在地边上，迎着金秋的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有说有笑，一刹时沉寂冷清的穷山沟显得热闹而充满生机。

晚间杨司令在老大爷家召开了干部会议。杨司令说：“敌人撒传单发现了我们，他们肯定会来打我们的，我们必须研究出新的战斗方案，各连队要提高警惕，作好战斗准备，严加岗哨”。杨司令还披上大衣亲自检查了一遍，回来没等坐下，就用嘴咬着右大拇指，左手摊开了地图琢磨部队下一步的行动。

半个多月的急行军，大家吃不好、睡不好，实在有点累。杨司令看我们疲惫的样子，关心地说：“没有什么事了，你们抓紧时间去睡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看我们没睡，便催促说：“你们怎么还不睡，快点去睡吧！”。我们说：

“司令也早点睡吧！”，司令笑了笑说：“我不比你们，我年纪大了瞌睡少，你们年轻觉大，快去睡吧，省得打起仗来，眼睛睁不开，子弹打不准。”一面说、一面给我们铺草，我们几个也不好说什么，身子往后一倒就呼呼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司令轻轻推醒我说：“小黄，起来，去部队传达命令，要大家赶紧开饭，饭后把火熄灭，拆帐篷转移。”我立即爬起来，一边揉眼睛，一边往外跑去传达命令。

这次转移主要是想甩掉敌人。可是队伍刚走出不多远就和敌人碰上了，转移来不及了，于是司令果断地命令警卫旅三团作掩护，他带领大队枪占岔沟制高点。战斗异常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我们终于抢占了制高点。敌人不甘心，几次进行反扑，想把制高点夺回来，但都被我军击退了。敌人仍不肯善罢干休，仍继续组织力量反扑。我们判断正面进攻的敌人是叛徒程斌的队伍，他的部队好多是抗联人员，过去长时间的受过抗日爱国教育，这次来追打我们是被逼无奈的。所以，司令一面集中了二十几挺机枪组成了机枪队，以加强火力，一面又从少年铁血队中选出二十多名歌喉嘹亮的战士组成了宣传队，爬上石砬子高处高喊口号，唱抗日救国歌。悲壮激昂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打动了程斌部队战士的心，战斗暂时停了一段，可是程斌又几次强逼战士进攻。杨司令深知守住制高点是我军的生命所在，所以先后十多次命令我冒着枪林弹雨去三团传达命令，动员大家一定要坚守高地，三团的指战员一面表示：“坚决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在打退敌人第十次冲锋时，三团长朴先鋒为掩护全军突围而英勇牺牲了。杨司令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冒着炮火赶到三团。来到三团长身边单腿跪下心疼地扶起了三团长的躯

体，一边端详遗容一边说：“三团长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敌人又接连发动多次进攻，但都被我们击退了。天渐渐黑了，枪声也逐渐稀落下来，战斗暂时平息了下来。激战后的战场显得那样宁静和神秘，向下望去只见敌人围着我们满山遍野地燃起了火堆，从火堆的层次判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十来层。敌人以为这样的层层包围红军插翅也难飞过。因此，他们夸下海口要在第二天上午十点以前把我们全部消灭。可是事实打破了敌人的幻梦。

夜间，杨司令召开了师、团干部会议，面对敌人层层包围和我们面临的严重形势，提出了突围计划。杨司令在会上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认为我们这次战斗打得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我们下边面临着几倍于我们的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众我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必须尽快突围出去。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西北方敌兵薄弱些，但冲出敌人重围后还必须攀登陡峭的山波石砬子，过去后还要越过一个荒甸子。敌人估计我们不会从这个险要地方通过，可是我们就是要从这里出其不意地突围出去，向东去联络四师。杨司令要求大家回去立即做好各项准备，一时用不着的东西掩埋起来轻装突围，并决定由特务连做先导，特务连长是朝鲜人，会说日本话，这个连有些战士也会一些。

半夜十一点多钟，夜静悄悄黑冬冬的，我们鸦雀无声地一队接着一队、一个接着一个往西北移动，离敌人越来越近了，直到能听到下边在火堆旁烤火的敌兵说话声。大家屏息住呼吸，全军没一点声息，只能听到被秋风吹下沙沙的落叶声。不知哪个小鬼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咱们若能上去抓一个活的该多好，保险象捉麻雀一样。”我给了他一下子。

趁着火堆的光亮抬头一看，前头部队已经到了敌人跟前，可是一些敌人还在若无其事的低着头烤火，有的还抱着枪呼呼地睡着了，我们心里都暗暗好笑。这时杨司令命令大家停下来，由特务连先上去，两个放哨敌人一看有人上来了就开了几枪，特务连长迅速上来和他们喊日本话：“他妈的，打什么都是自己人”部分朝鲜族战士也喊起了日本话，当时把敌人给弄蒙了，枪也停了，两个敌人刚凑上来，没等他俩转过脸来，连长朝他们当当打了两枪，打死了一个，跑了一个，那个敌人一边跑一边喊：“有……有……红军！”经他这么一喊，敌人炸了营，里里外外就乱了套，我们就趁敌人的乱劲司令带领我们边打边迅速往外冲往外冲，有的敌人在睡梦中还未醒过来，有的敌人连枪也未来得及摸着就被我们打死了。我们这突然的行动敌人根本没有料到，在我们全部冲出重围已走了很远了还能听到敌人那里在乒乒乓乓响着枪声，直到第二天天亮，他们才知道是自己打自己。

冲出重围后，大家又爬过了一个陡山坡越过一块长满野草荆棘丛生的一个荒甸子，又爬过又陡又滑的石砬子这大石砬子光滑得根本经不住脚，大家只得连滚带爬地过去。又经过一段急行军，到了一块平地，才甩掉了敌人。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又唱又跳，全身的疲劳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了。这时火红的太阳从东面升起，向我们露出了笑脸。杨司令让我去找炊事班做早饭，这时才发现炊事班的同志没跟上来，杨司令派几个同志往回搜寻去接应他们。

原来我们突围时，把炊事班的十几名同志和一部分女同志放在队伍中间，紧挨着司令部，在行前搞轻装行动时，把一些炊事用具埋掉了，可是他们后来又舍不得把这些东西丢掉

所以又悄悄地回去刨出来又背上了。由于背的东西太多，一时跟不上队伍，战斗打响后，又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一个地方趴下停了一会儿，这样一来，就和队伍脱离了，他们没有枪，就从敌人手中夺，趁着乱劲在敌人堆里乱闯开了，有的和敌人照面了，一看不是自己人，举起扁担照头就是一下子，把枪抢过来就打，他们就靠这股勇敢闯劲，终于从敌人堆里闯了出来，和接应部队碰上了，一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杨司令见炊事班回来了非常高兴，当众表扬了他们随机应变的勇敢精神。炊事班的一位老同志激动的说：“按理我们没有执行轻装行动的命令应该受到批评，可是我们实在舍不得丢掉这些东西，炊事班没有这些东西还拿什么给大家做饭吃，还算什么炊事班呢！说得大家都乐了。”

岔沟突围，是抗联斗争史上的一次有名战斗，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杨司令有盏小红灯，红灯一亮，天上就会出现一条彩虹，人可以坐在上面，那天晚上杨司令就点亮了这盏红灯，红军就是骑在这条长虹上飞了出去”，长虹飞得快，就连敌人的飞机也追不上。

四、在跟随杨司令战斗的最后日子里

一九三九年秋，我团在蒙江那尔轰设伏，一举歼灭了正在换防的敌军一个连，日寇气急败坏，纠集了日伪军共十万人再次向我抗日联军扑来，对我军进行了冬季大讨伐。敌人采取归屯并户、保甲连坐等手段，忘图切断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当时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大雪封山，部队经常爬冰卧雪，没有粮食吃，常常寻找被大雪覆盖的冻错草、树

皮和棉絮等充饥。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还要迎击追上来的敌人，天天有战斗。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伤亡较大，减员较多。在这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杨司令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出多股小部队在蒙江、抚松、临江、金州、辉南等地，同敌人展开迂迴周旋。

一九四〇年二月，快要过春节了，杨司令带领我们直属部队二十几个人准备越过蒙江的东排子去联系部队，想找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商讨反讨伐计划，中途因叛徒告密，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在蒙江西排子的大东沟，杨司令带着我们左冲右突，日夜战斗，始终也没有甩开敌人。

二月间，山林里正是最寒冷的季节，风雪呼啸着，大树都冻得咯咯直响，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走了一夜，总算离敌人远了一点，天空又飘落了一场小雪把我们走的脚印覆盖住了。天亮以后杨司令高兴地说：“老天爷真成全我们，给我们埋了溜子，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吧。”并在这设岗哨。在太阳快要落山时，司令部姓韩的机枪副射手在换岗时被敌人发现了。他们来追，我们用机枪还击，我和朱文荪在后边掩护，边打边撤，越过一个山岗，下山后发现姓武的传令兵逃跑了。我们继续向前行进，找到一个大石砬子下面有一条小山沟，这里树高林密，离这不远有一个大木帮，几千名伐木工人在这，而且山道上往来行人很多，敌人不易发现我们。我们就决定暂在这里隐蔽下来。但这时我们的帐篷、火炉全丢了，粮食也吃没了。地上的雪又很深，连一块休息的空地都没有。幸好我们还有斧头和锯，大家就动手砍树枝，在雪地上搭个柴禾铺。杨司令是最爱读书的，每到一个地方，一有空他就看书，思考问题，有时到吃饭的时候还不肯把

书放下，可这回他没有书看了，因为书和随身物品在战斗中全丢了。于是他坐下来给同志们说笑话、讲故事。

这几天，杨司令得了重感冒发烧，身体很不好，我就把一条狗皮褥子铺在树枝上又找了截木头当枕头，杨司令向下又用力翻转了几下，把身下的树枝压平坦了、高兴地说：“还不坏，挺舒服的，你们也要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养足了精神好跟敌人斗。”

等我醒来，见杨司令已坐在火堆旁，一边烤鞋一边看自己的棉裤。我忙过去一看真糟糕，原来是我给他弄的那堆火，烧着他身下的松枝，把他的棉裤烧了两个碗口大的洞，我再看看他那双鞋子更不象样了，前面露出了脚趾头，看看司令的破裤子和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办？被服厂被破坏了，又没处去买他穿的特大号鞋，我只好用破布条子替他打成一双朝鲜式的鞋凑合着穿，好行军打仗、踏冰踩雪，我又把自己的破棉袄脱下，撕下一块白色的里子布，准备给杨司令补棉裤被杨司令看见，他不高兴地说：“你怎么撕棉袄”我站起来指着棉袄说：“你看，缺一块是不大好看，可是还有棉裤腰挡风呢，不碍事补上吧！”。缝缝补补杨司令也不外行，他说：“那咱俩一起补吧。”一会儿功夫，我俩就把两个洞补好了，我把我的棉袄也补了几针，杨司令用手摸着补好的地方微笑着说：“很好”。

在我们要开饭的时候，二路军派来的交通员要向杨司令汇报情况。这位交通员是团级干部，已来了好几天了，由于敌人追赶，一直没能得空，这回找到杨司令两人就谈起来了。杨司令手拿一支兰色铅笔，一边听，一边在小本子上记，有时还停下来想一想、问几句，有时用树枝在雪地上比划